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帕米尔远山的雪

赵光鸣◎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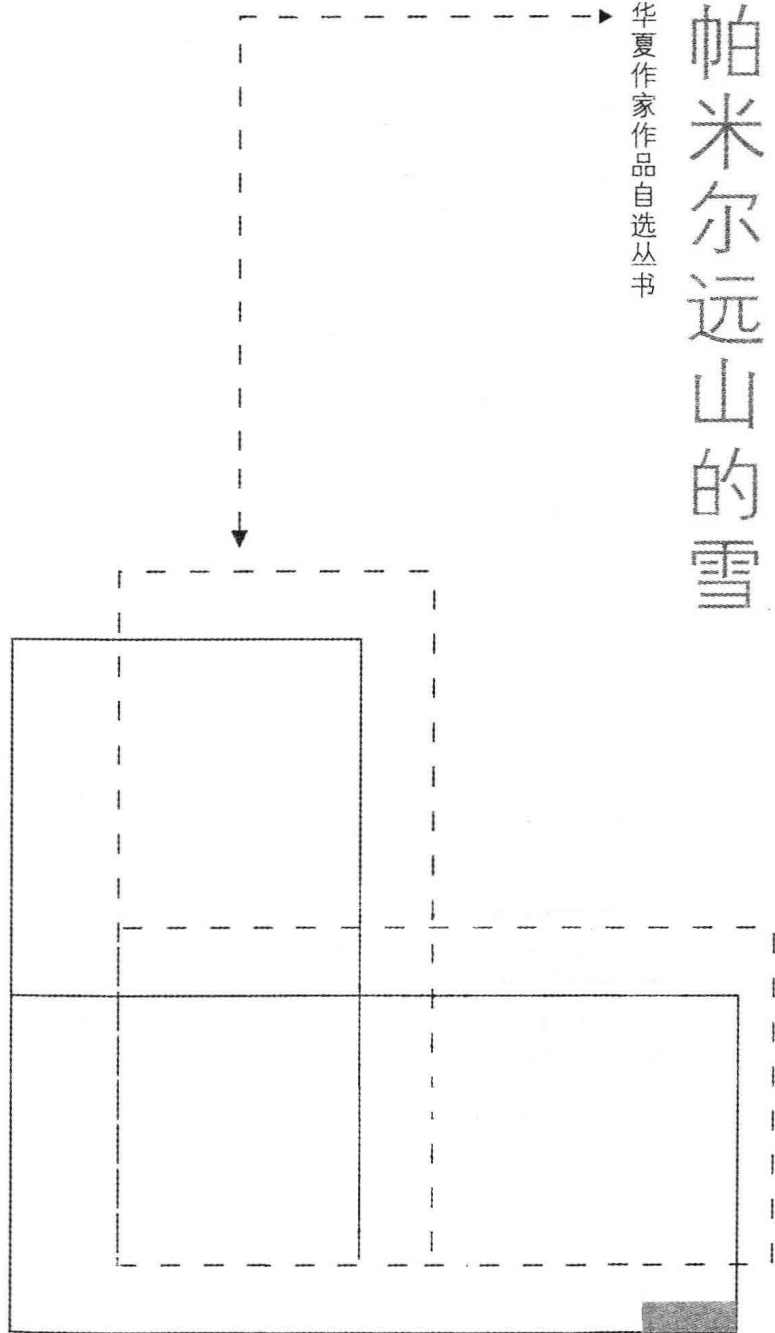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赵光鸣◎著

帕米尔远山的雪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米尔远山的雪 / 赵光鸣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新时期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第1辑. 中篇小说卷)

ISBN 978-7-5469-0271-5

I. ①帕…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807 号

帕米尔远山的雪

作 者 赵光鸣
总 策 划 张新泰
总 主 编 于文胜
主 编 王 正
责任编辑 肖 夫
封面设计 党 红 万里明
内文装帧 党 红 毕 然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电 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印 张 4.75
开 本 850mmx1168mm 1/3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71-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转型期的阅读

王正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里,有个美丽的故事:约翰·高尔特是个富翁,财富多得数不过来。有天晚上,他正在大西洋上,驾着游艇和风浪搏斗,他看到在海底深处,亚特兰蒂斯(古希腊的赐福群岛)的灯塔在海底闪光。那种景象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再也不想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了。约翰·高尔特沉了他的船,和全体航员一起沉了下去,他们全都心甘情愿……说这个故事的,是唯一的生还者。

这无疑构成了一种象征:人生的此岸、彼岸和路径。

价值在先?还是欲望在先?欲望和价值是谁对谁的追寻?

享受物质?还是享受物质给予的快乐?

这些都是人生的元理论。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要有区别它的智慧。当然,区别不是靠智(像太阳一样,谁都知道);而要靠慧(丰富的,会拐弯的心灵)!

沿着这个路径,读者就会走近这十本小说丛书。在红柯那里,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被砸碎了又揉到一起:奇幻、奇诡、奇丽。海阔天空。我们现实中固有的神奇和畅想本质;一种根植于本土深层根系的原创力。这不正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核吗?“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的话,真说到节骨眼上了。不要说在大地方,就连南疆闭塞荒远的苇湖边,在卡玛力丁身上,人们不也看得很真切

吗？所以，在遥远的帕米尔，阿希克和江安巴依也发出了呼喊。那是灵魂的歌唱，却都源于大地，极致自然，飘荡如风，充满了质朴、真挚和厚重的人文、诗意、哲理关怀。

在《胭脂红红》里，人们不能不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美丽的传说。马兰花把方向盘抱得紧紧的。她拒绝从深深的江底浮上来。“狠心”的作者林那北，用她的“决绝”，给了读者一个残酷、凄美的故事，完成了她温柔而又坚如磐石般的坚守！……在《丛书》里，作家们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关怀，给了读者真切的温暖。

除了温暖，我们还看到了郭晓力《无声坠落》的冷峻，和《那个中午》遥远、纵深的历史逼视。主宰世界的大道理，就那么几个。抵达这些大道理的路径，却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中，作家们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一个”！

操练文学，最要紧的是真诚。有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文学技巧是对作家真诚的考验。一句透底到家的话。离开真诚去操练文学，愣要从心灵中往外挤（！）“牙膏”，委屈了心灵也糟蹋了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因为是“自选”作品，他们很在意自己，都能从真诚的地基上，构建他（她）们的文学大厦。但还要往前走，语体和语言张力的营造，就成为最难最难的了。读者翻开王伶的《无花果》和董立勃的《那个中午》，就该体味到作家在这里下过的功夫。董立勃说：“有了好故事，在讲述上，要有自己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歌的旋律，只不过歌是音符，小说是语言。”文了说，调子，其实就是语言的语体。他又说：“让自己傻一点，笨一点。”套用那种“常规表述”，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作家把自己定位在“读者之下”，你说的话才能走到“读者心中”。有的作家自以为高明，就怕读者不明白，絮絮叨叨在那儿点题，犯傻了！董立勃“傻”得把语言的“张力”留给了读者，成全了他的真聪明。

2009年10月



帕米尔远山的雪



目 录



● 帕米尔远山的雪

01

● 沙依巴安的金子

62

帕米尔远山的雪

初识铁来克，是在工作组进驻代尔维什乡的第二天。

头天的晚上，由于大家都睡得很死，没有给炉子续火，到天亮时，炉子灭了，外面正在下雨，冷风从短弄里灌进屋，把我们都冻在被窝里，谁也不想离开尚有些热乎气的被子，去关上被风吹开的那两道门——弄堂的门和小院的门。在这个深秋季节，从帕米尔高原刮下来的风是非常凛冽的，卷着冷雨，让人觉得好像睡在了潮乎乎的冰窖里。窗外的天色十分昏暗，就像被沙尘暴包围了一样，连树影都无法看清。这时有一个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轻轻地掩了门，在昏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弓下腰，把几张床依次看了一遍，确切地说，是看每个人的脑袋和脸，看被子里的人是否醒着。此时我们都懒得睁眼睛，知道进来了人，但没有人想到会进来个坏人，只有老胡的警惕性是高的，他一个人睡在里面的小间里。当这个人溜到他的床头，正要查看他的脸时，老胡忽然挺身而出，瞪着他的暴眼，挥着长胳膊，颤声大喝，“你是什么人？你，你进来做什么！”

进来的这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像青蛙一样向后倒跳两步，急忙摆手说，“啊，误会不要，误会不要！”

老胡就把灯拉着，看着这人，说，“我记得院子的门是闩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就是有事要找我们，也应当先敲敲门，破门而入是不对的，是不对的。”

来人嘴里啧啧着，咕噜了几句维语，他的汉语显然



不够解释这件事，于是便曲起左手，做出一个半圆状，右手则做出门闩的样子在那个半圆里插进又滑出，做这个动作时，他的整个身子都随那只笔直的手臂大幅度地后拧再前伸，然后费劲地说，“这个东西，门的这个东西，从这个里面出来了，是一个坏掉的门，我要修一修，修一修，今天我就修一修。”

他说的意思，是门闩有问题，门没有闩住，稍有外力就自行开启了，这个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但还是忍不住想笑，一是他的比划动作和脸部表情有些滑稽，二是这个人长得也有些让人好笑，两只薄而大的耳朵在灯光照射下半透明般发红，眉毛弯成两个倒月形，在这两道奇怪的眉毛下，是一双非常大的亮眼，顾盼灵活有神，好像眼瞳安上了轴承一样。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喜欢挠耳朵，每说出一句话，都要挠一挠那只薄大而尖的耳朵，这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电视上正在热播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美男子比率极高的维吾尔人里，一个长成这样的人，很难用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来形容，用滑稽、可笑、可爱、有趣这些字眼，好像还比较贴近。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笑意，便抻一抻脸，挠挠耳朵，正儿八经地对着老胡，然后对着大家，说，“我，铁来克，乡里派来，给大家勤务员当！”

昨天和乡里的领导们见面时，乡书记巴吾东好像确实说过，要派一个会点儿汉语的人来协助我们的工

作。

他说着就着手架炉子，三下五除二把炉膛里炉渣炉灰掏干净，再把那些大柴劈成指头粗的小柴，又撕了几块油毡和报纸垫底，把那些小柴架在上面，最上层放几块煤。看样子他架火十分在行，不一会儿炉火便熊熊燃烧起来，很快炉筒就烧红了。老胡在火墙那儿感受到了火的温暖，和颜悦色地说，“小铁同志，我刚才态度有些生硬，我向你赔礼道歉，你不要生我的气呵！”

老胡说着，亲切地在铁来克肩膀拍了一下。铁来克的大眼灵活地转动着，夸张地叫起来，说，“呵！胡组长，你是党的琼卡德尔(大干部)，为你老人家服务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又转脸对我说，“我的汉语水平越来越不行了，从前，在水利学校的时候，我的汉语好得很，一回到代尔维什，这个，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我的另一张嘴巴就哑巴了，现在，看到了你们，那张死了的嘴巴又活过来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伟大城市来的，有知识和学问的人学习！”

他吃力地、有板有眼地说着，又挠了很多次耳朵。

我说，“让我也向你学习吧，我原来学过的维语也丢得差不多了！”

这个乡里的年轻水利干事冬秋没有多少事可干，乡政府就让他来陪陪我们，他把这件差事理解成了当我们的勤务，每天来给我们架一次炉子，打扫一次房间

卫生,不让他干,他还是照干不误,除此之外,那段日子里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啃一本书上,书是维吾尔文,很厚,起初我以为是水利方面的专业书,后来又以为是一本间谍小说,最后才搞清,是《碟影的诱惑》,原来这是一本关于飞碟的书。在代尔维什这样一个偏远的乡镇,见到一个对飞碟感兴趣的人,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我带的闲书杂志里就有一本《飞碟探索》,封面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蓝色大盘子,衬以深远辽阔的星空,大盘子下面是一些长着像蜻蜓脑袋的外星人类。铁来克见了杂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呵,苏里坦和江巴依老爹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万真千确,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苏里坦和江巴依真见过飞碟?”我对此将信将疑。

铁来克和我交谈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兴奋地说江老爹年轻的时候在兴都库什山的逃难路上见过那玩艺儿,就悬停在他们一家人的头顶上,把老爹一家人吓个半死,以为遇上了灾星。

“苏里坦是我的好朋友,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半夜里,在水磨坊里看到那东西的,他是个真正的目击者,我对他深信不疑,正是因为受了他的启发,我借来了这本书!”

乡水利干事一边挠着耳朵,一边小心翼翼地问我,“赵组长,这本杂志借我几天可以吗?我想让苏里坦也

看看。”

我说我到今天也不相信真有什么目击者，但铁来克说代尔维什是个出奇闻怪事的地方，有人还在荒山里见过高大的毛人呢。再者说，无边无际的宇宙有点异常的东西出现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比地球人更聪明的外星人偶尔到地球上空转一转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我是南疆奔小康工作组成员，我从老胡的不断皱眉中感到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题于我不太合适，于是便适时地中止了这样的讨论。但铁来克的兴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把同样的话题和工作组的其他几位继续进行研讨，就连我们的司机肉孜也成为他的讨论对象。一次，老胡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小铁，你有时间，应当多读有用的书，多想想让你们的家乡如何发展致富的问题，年轻人么，脑子要用到正道上，迷上旁门左道，就会给法轮功那样的邪门歪道以可乘之机。”

铁来克对老胡的告诫和上纲上线置若罔闻，发现我们都在回避这种讨论后，就钻到小院旁边的营业食堂里去，和那些无事可干的年轻人继续这种神神道道的讨论。那些人也听说了苏里坦看见大盘子的事，对此事饶有兴趣，一伙人在一起争论得热火朝天，有人把苏里坦看见怪星的事和江巴依早年的见闻联系起来，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江巴依一家自从看见怪星后家道中落，死人丢财，现在这样的事儿又让苏里坦遇上了，说不定他和他家里要出什么事。

这显然不是铁来克想听的话，对那人说：“你这是迷信，非常愚民，不要诅咒我的朋友，科学和迷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铁来克对严肃的科学讨论变成愚蠢的迷信非常气愤，对我说：“那些喜欢扎堆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说话真是费劲。”

我说：“什么时候也让我见见你的这位朋友吧？”

乡水利干事想想说：“苏里坦不太愿意见干部，特别是上边来的干部，这一点和他的叔叔艾杰克如出一辙。艾杰克叔叔看见有身分的人就躲，他把这个毛病也传给了他的侄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毛病，干部也是人嘛！也有善良的正派的好干部嘛，也有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嘛！”

铁来克顺便给我讲了叔叔艾杰克躲干部的故事，有一回，村里来了一位大胡子长头发的汉族艺术家，专程到代尔维什的托喀木买里斯村拜访艾杰克。住在小破房里的艾杰克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来找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和这个不速之客聊了起来，竟然聊得十分投机。后来，那位客人提出，要请艾杰克到台勒维曲克河边一家度假村吃一顿饭，艾杰克犹豫地跟着去了，两人刚落座，饭厅里进来了几个正开政协会议的干部和阿訇，艾杰克立刻神色大变，像兔子见了狐狸一样惊慌地夺路而逃，大胡子追了出去，艾杰克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听了大为不解，问：“这个艾杰克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跑？”

乡水利干事抻一抻脸，说：“他是个阿希克，阿希克听说过吗？”

我真没听说过，什么是阿希克？

“阿希克，就是深藏民间的歌者，永远不登大雅之堂的游吟诗人，流浪汉，苦修苦行者，世上最穷的人，又不把穷困当回事的人。你愿意说他们是乞讨者也行，他们是些来去像风一样自由的人，是唯一能用歌声把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的人，如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铁来克眨巴着他的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挠挠耳朵，说：“苏里坦的血管里流着他叔叔一样的血，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叔叔经常出去流浪，云游大地，而他则足不出户，除了水磨坊，他哪儿也不去，不过，他现在好像开始谈恋爱了，他这样的人能爱上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是年轻人都会谈恋爱，再特别的人也不可能例外。”

“是的是的，他是有些特别，但是难逃爱情之网！”

我笑着说：“你呢，你怎么样？恋爱了吗？”

水利干事的脸红了起来，挠着大耳朵，说：“我，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是人家心里有没有我还不一定呢……”



水利干事正在恋爱的消息很快就被证实是真的，他看上的是乡街上的杂货铺的那位名叫曲曼古丽的姑娘。我经常去这个杂货铺买香烟，知道这姑娘是乡里第一个上街摆小摊的女人，有点积蓄后，就开了个小店。姑娘长得很丰满，笑起来很美。我发现铁来克经常有事无事都喜欢往这店里钻，每次我要买烟，或是阿尤甫、肉孜要买烟，他都要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代劳了。总之，只要有点接近那姑娘的借口，他是绝不会放过的。但是消息灵通的司机肉孜告诉我，铁来克悟空的神通虽然广大，但是不一定能把曲曼古丽追到手，听说，乡里一个在喀什噶尔做生意的小伙子看上她了。

我在营业食堂听到的闲言碎语对铁悟空的恋爱前途也是不乐观的。

大嗓门的食堂帮工居马洪告诉我，水利干事找姑娘的机会本来不少，乡里有不少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他，他是乡里的干部嘛，但那些姑娘他一概都看不上，偏偏要纠缠杂货铺的曲曼古丽，而这个喜欢笑的姑娘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人家的心思在喀什噶尔呢，人家才不愿意一辈子都呆在代尔维什呢！

“脑子有毛病的人还不止他一个，还有他那个好朋友，水磨坊的磨面匠苏里坦呢！你猜苏里坦磨面匠爱上了谁？他爱的是曲曼古丽的妹妹吐尼莎，听说现在打得火热呢！打得火热又能怎样呢？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招惹那对姐妹，脑子正常的人是不会干傻事的！”